

乾隆時期的北京官修、官管漢傳寺廟 及其意義——以西城北路、西北城為主

曾堯民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提 要

本文以北京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的漢傳佛教寺廟為主，探討這些寺廟的沿革、寺廟分布的意義及其功能。依乾隆年間針對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彙集而成的〈八城廟宇僧尼總冊〉，以及乾隆三十五年關於北京官管寺廟之調查，確認官修、官管寺廟的名稱與位置。同時，透過〈內務府奏銷檔〉、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折檔〉等檔案，了解官修、官管寺廟的經濟來源與乾隆透過內務府出資修繕寺廟和供養僧侶的情況。

乾隆朝多次舉辦萬壽盛典，盛典經過的路線即為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帶動該區域道路、鋪房與寺廟的修建，花費頗鉅。同時，使得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成為官修、官管寺廟的重點區域。官修、官管寺廟除了在皇帝萬壽節時進行平安道場法會之外，亦為祈雨之處。

關鍵詞：乾隆、北京寺廟、官修、官管、僧錄司

一、前言

清朝皇帝修繕與供養寺廟的銀兩，視不同的佛教傳統，而有不同的數量，這與皇帝的宗教政策與信仰有關。以藏傳佛教來說，興建修繕寺廟、賞賜喇嘛、供給喇嘛口糧等經費非常龐大，約為八百萬兩，若連同戶部供養喇嘛錢糧，則超過一千三百萬兩，約為關稅三年總收入。¹ 若為漢傳佛教的寺廟修繕、香供銀的話，則明顯少了很多。雖說如此，這並不意味者漢傳佛教的重要性降低，只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明代皇帝有修繕漢傳佛寺的傳統，清代皇帝延續此一傳統，從順治、康熙、雍正以來陸續修繕寺廟，並有所新建。乾隆時期也是如此。乾隆朝庫銀充盈，因此這時期對於北京寺廟的修繕，無論數量和分布區域都超過康熙、雍正時期。乾隆諭曰：

朕觀各處地方，寺觀廟宇甚多，而年久傾圮者，亦復不少。每致棟宇摧頽、佛像露處，雨淋日炙，無人問及。著傳諭步軍統領，及順天府五城地方官，并外省督撫出示曉諭。嗣後官民人等，樂善好施，欲建寺廟，及僧道之發心募化者，惟許將舊寺舊廟，增修加葺，或復整十方之古剎，或繕補功德之專祠。庶令琳宮永煥，廟貌常新。至若立願廣大，材力豐盈，特欲興寺觀神祠者，必呈明督撫，具題奉旨，方准營建。若不俟題請，擅為興造者，必加究治。²

乾隆認為整頓北京市容應該修繕寺廟，同時諭令若沒有透過督撫奏報皇帝，不准興建新的寺廟。

關於北京寺廟已有許多研究成果，戴逸研究乾隆修建北京寺廟，著眼於作為北京城市建設之一環，他討論大內和三海、三山五園，及其他國家奉祀的壇廟等。乾隆認為「作為歷史古城的北京，寺廟甚多，不免荒廢。但不能全都廢棄，應酌量修葺，以裝點景觀，改善市容。」³ 韓書瑞（Susan Naquin）認為清朝統治者較明朝更

1 參見賴惠敏，〈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故宮學術季刊》，23.4（2006），頁131-164；〈清政府對北京藏傳佛寺的財政支出及其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2008），頁1-51。

2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頁189-1~189-2。

3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插圖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361-414。

為積極地擴充國家宗教，並且將對於寺廟的贊助系統化。除了由禮部定期的對國家正祀給予護持外，皇帝也利用內務府作為私人贊助的代理機構，贊助的名目包括香燭、油米、供養僧侶或住持的銀兩，或是舉辦儀式時的補助銀兩。⁴

除了與皇帝、國家的關係外，吳承忠、宋軍以旅遊的角度討論寺廟的功能，談到明代北京遊覽型寺廟的分布特徵，在明代文人、士大夫的旅遊詩中所提到的遊覽型寺廟，到了清朝依然是文人旅遊景點。⁵ 寺廟還有一項重要的功能，與慈善事業有關，這也是官修寺廟的主要功能。夫馬進討論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北京普濟堂的前身，為寂容和尚所開設「修路慈悲院」，收容來到北京修路的人夫。雍正當皇子時，曾捐贈普濟堂銀一千兩。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頒布詔書，下令於全國各地設立普濟堂和育嬰堂。⁶ 韓光輝關於北京賑恤機構分布的研究中，討論了外城糴米官廠、官私飯廠、育嬰堂、棲流所等，這些機構有些屬於官修寺廟。⁷ 邱仲麟亦曾研究清代施粥官廠，座落於官修寺廟中。⁸

本文聚焦於北京寺廟的討論，以西城北路、西北城一帶為主，這一地區自明代以來，即為寺廟數量、分布比例最高之處，⁹ 且以漢傳寺廟居多，原因在於清代北京內城的滿漢八旗分佈，滿洲八旗的八個居址區緊靠皇城四周，漢軍八旗的八個居址區全部配置遠離皇城，靠近四面城牆的城市邊緣。蒙古八旗的八個居址區則在滿洲和漢軍之間。¹⁰ 漢軍八旗居住靠近城牆，故內城西北區多漢傳佛寺。

除了整頓市容、信仰之外，西北區一帶的寺廟修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萬壽聖典的舉行。乾隆年的萬壽慶典一共舉辦有四次，分別為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七年（一七七二），為崇慶皇太后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壽辰；最後一次為五十五年（一七九〇），乾隆自己八十歲壽

4 韓書瑞（Susan Naquin）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一四〇〇—一九〇〇）》（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

5 吳承忠、韓光輝、冷永進，〈北京郊區旅游發展模式初探〉，《城市問題》，2006.2，頁 36-39；吳承忠、宋軍，〈明代北京游覽型寺廟分布特徵〉，《城市問題》，2008.2，頁 54-59。

6 夫馬進教授引《光緒武進陽湖縣合志》載：「國家於直省郡縣建設養濟院。……其民間釀金所建，則為普濟堂。」參見氏著，伍躍等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頁 141-146。

7 韓光輝，〈清代北京賑恤機構時空分布研究〉，《清史研究》，1996.4，頁 20-31。

8 邱仲麟，〈清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10（1999），頁 227-259。

9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下冊，頁 649。

10 劉小萌，〈清代北京內城居民的分布格局與變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2，頁 46-57。

辰。¹¹

依〈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所描繪，皇帝從西華門到西直門的路綫，經靜默寺、景山、北海、白塔寺、西什庫口、慈雲寺、西安門、四牌樓、旃檀寺、西方寺、普慶寺、寶禪寺、大佛寺、延禧寺、法華寺、龍泉寺、祝壽寺、新街口、廣濟寺、崇壽寺到西直門，西直門外有廣通寺、隆昌寺、慈獻寺、萬壽寺、清梵寺抵暢春園。瀧本弘之所編《清朝北京都市大圖典》標示內城的路綫從景山經北海、西安門大街、西四南大街、西四北大街、新街口南大街、西直門內大街。¹²〈崇慶皇太后萬壽盛典圖〉從西華門到西直門基本上也沿著同樣路綫，雖無標示沿途的寺廟，但此一路綫沿途所經，即為西北城關內外的寺廟。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為慶祝皇太后壽辰年屬六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彩，結撰樓閣。」¹³同時並有長河工程處的成立，修建西華門至圓明園之間的河道，自長河至高梁橋易轎進宮，在高梁橋北興建樂善園，沿路寺廟分布也成為新的北京寺廟布局。¹⁴長河修建工程由兩淮、兩浙、廣東、福建鹽政捐銀三十六萬兩，興建樂善園行宮用銀二十四萬三千五百九十八點一七兩，高梁橋南北湖泡等處用銀四萬八千三百〇一點〇九兩，長春橋至小白石橋湖泡等處用銀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六點九一兩，以上各工通共用銀三十四萬三千八百七十六點一七兩。長河點景領用過銀三萬三千五百兩，開挖稻田領用過銀四萬一千三百六十八點五五兩，平墊兩岸道路領用過銀六百二十點四兩，三項共領用過銀七萬五千四百九十九點九五兩，¹⁵可謂浩大。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皇太后壽辰年屬七十慈壽，皇帝諭旨：「恭逢皇太后七旬萬壽聖節，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兩傍街道、鋪面量加修葺，俾令整齊可觀。」內務府官員踏勘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兩傍，共新蓋鋪面房五千五百二十間、粘修各處廟宇山門官鋪面樓房六百〇六間、牌樓九座，應修水溝一千六百餘丈。除拆下

11 任萬平，〈乾隆朝「萬壽慶典圖」卷上的西洋建築〉，《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435。

12 瀧本弘之編，《清朝北京都市大圖典：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完全復刻）/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參考圖）》（東京：遊子館，1998），頁107。

13 （清）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1，頁9-10。

14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與圖組編，《與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15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第229冊，頁291-295。

木石磚瓦舊料盡數抵用外，約需物料銀四十六萬三千六百餘兩，工價銀一十七萬五千一百餘兩，二者共銀六十三萬八千七百兩。¹⁶ 再次修繕從西華門到西直門的道路和寺廟等，使北京城煥然一新，包括沿途寺廟。而乾隆八十歲萬壽盛典的修建路線亦是如此。這一區確為乾隆朝官修寺廟的重點區域。

二、官修、官管寺廟概說

清代北京藏傳佛教興盛，但從康熙以來修繕漢傳佛寺，雍正時給僧人養贍銀兩，是為北京官修寺廟由來。¹⁷

清政府稱藏傳佛寺為「官管寺廟」，歸理藩院、內務府掌儀司、營造司等機構管轄，它們屬宗教或廟會用途須視個別情況而定。¹⁸ 除藏傳之外，漢傳佛教亦有官管寺廟，乾隆三十五年曾就北京官管寺廟進行一次調查。

本文將以乾隆年間僧錄司對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彙集而成的〈八城廟宇僧尼總冊〉（以下作〈八城總冊〉），以及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針對北京官管寺廟進行調查所編纂之清冊（以下作〈三十五年官管〉）討論官修、官管寺廟。〈三十五年官管〉與〈八城總冊〉的記載並不相同，也就是說官管與官修並不相同，若是官管寺廟，官方自會修繕，但若為官修寺廟，則未必是官管。

在〈八城總冊〉、〈三十五年官管〉之外，雍正六年的〈六城廟宇僧尼總冊〉（以下作〈六城總冊〉）由於關聯性高，在這一小節將一併討論。

（一）、〈六城廟宇僧尼總冊〉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時，僧錄司對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彙集而成〈六城廟宇僧尼總冊〉。〈六城總冊〉的時間雖在本文討論的乾隆年之前，但由於亦為僧錄司負責之寺廟調查，可以作為乾隆朝官修、官管寺廟的對照，並了解官修、官管寺廟的變化。

16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56冊，頁270-276，乾隆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蓋鋪面房五千五百二十間內，樓房一百五十二間、抱廈房三千一百〇八間、頂排房一千一百五十七間、接修後身房九百九十間、堆撥房并臨街住房大門一百一十四間。

17 賴惠敏、曾堯民，〈雍正皇帝與北京漢傳佛寺〉，《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論文集》（臺北：故宮博物院，2010），頁170。

18 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2（2011.06），頁3。

〈六城總冊〉分為六區，分別為東北城關內外、東南城關內外、西北城關內外、西城北路關內外、西城南路關內外、中城、皇城。負責編纂者為僧錄司印，總冊中明確記載僧錄司為元煥、普彬，即僧錄司正印、副印。元煥為有章元煥（？～一七三三），為達天通理的老師，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受命擔任僧錄司正印。¹⁹

（二）、〈八城廟宇僧尼總冊〉

乾隆年間亦對於北京寺廟進行調查，同樣由僧錄司負責，彙集而成者即為〈八城總冊〉，記載著北京及其近郊一共二千二百四十座寺廟，共分八區，分別為西城北路關內外、西城南路關內外、西北城關內外寺、西南城關內外、東城內外、東北城關內外、東南城關內外、中城所屬地坊。相較於雍正年的〈六城總冊〉，增加了西南城與東城二區。

〈八城總冊〉備注欄中標明寺廟為「官修」者，一共六十二座，每月領「香供銀」、「廟戶銀」的寺廟，共有十九座。²⁰除了佛教寺廟，也包括道教的財神廟、關帝廟等，這一部分本文將暫不處理。

官修寺廟六十二座中，西城北路關內外有十七座，為萬寧寺、隆長寺、關帝廟、崇壽寺、龍王廟、觀音閣、慈獻寺、白衣觀音庵、旃檀庵、山神廟、壽安寺、廣仁宮、廣通寺、普覺寺、萬壽寺、龍王堂、香界寺。

西城南路關內外沒有官修寺廟。

西北城關內外有十八座，為拈花寺、西雙寺、積善寺、壽明寺、廣仁庵、匯通祠、廣化寺、興隆庵、北極寺、覺生寺、真武廟、彌陀寺、茶棚關帝廟、善緣庵、慧福寺、娘娘廟、觀音庵、寶藏寺。

西南城關內外有五座，為大報國寺、增壽寺、法源寺、聖安寺、增壽庵。

東城內外關內外有十二座，為證因寺、慈雲寺、二聖寺、關帝庵、關帝廟、觀音寺、寶公寺、廣慈寺、元寧寺、柏林寺、關帝廟、福田庵。

東北城關內外有三座，為慈壽寺、財神廟、娘娘廟。

東南城關內外有七座，為弘濟院、迴香亭、海會寺、地藏庵、三座關帝廟。

19（清）興中祖旺、景林心露著，《賢首傳燈錄》（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6），頁5。

20 闕名，〈八城廟宇僧尼總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官修寺廟大多數位於西城北路關內外、西北城關內外，合計三十五座，超過一半的數額。又關帝廟、龍王廟等看似道教廟宇，實則為僧侶擔任住持。

〈八城總冊〉的時間雖無法確定，但因記載中拈花寺住持為達天通理，達天通理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由質郡王奏放拈花寺住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時，達天通理回質郡王，奏放由弟子懷仁通毓（一七四三～一七九一）繼席拈花寺，同年達天通理過世。則達天通理擔任該寺住持的時間，在乾隆三十三至四十七年間，該總冊編纂應該是在這一時期。

達天通理為有章元煥弟子，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任授僧錄司副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接任僧錄司正印，該總冊可能是在其任僧錄司之際進行調查編纂。²¹ 有章元煥與達天通理師徒二人於擔任僧錄司時，前後負責兩次的北京寺廟調查，編纂而成〈六城總冊〉與〈八城總冊〉。

（三）、乾隆三十五年官管寺廟調查

乾隆三十五年時進行一次北京城官管寺廟調查，一共有七十二座官管寺廟。²²

由於〈六城總冊〉、〈八城總冊〉皆由僧錄司負責進行調查，編纂清冊。可以推論〈三十五年官管〉應該也是由僧錄司負責。若是如此，這時候的僧錄司正印應該還是達天通理，即達天通理負責〈三十五年官管〉與〈八城總冊〉的調查與清冊之編纂。

三、西城北路相關寺廟

根據〈八城總冊〉，西城北路關內外的官修寺廟有十七座，為萬寧寺、隆長寺、關帝廟、崇壽寺、龍王廟、觀音閣、慈獻寺、白衣觀音庵、旃檀庵、山神廟、壽安寺、廣仁宮、廣通寺、普覺寺、萬壽寺、龍王堂、香界寺。其中關帝廟、龍王廟、山神廟、廣仁宮、龍王堂等五座不在討論之列，故有十二座。見表一。

21 興中祖旺、景林心露著，《賢首傳燈錄》，頁12、35。

22 〈內務府奏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編號5-277-32。

表一：〈八城廟宇僧尼總冊〉西城北路關內外官修寺廟

序號	地點	寺廟名稱	住持	備註
1	西直門內	萬寧寺	住持佛祿	系官修
2	報子胡同	隆長寺	住持了彙	系官修，乾隆二十一年二月
3	西直門內	崇壽寺	住持界誠	系官修
4	西直門外	觀音閣	住持戒慈	系官修
5	在石頭道	慈獻寺	住持顯宗	系官修
6	西直門外北關	白衣觀音庵	住持朗乘	每月領香供銀二兩，系二十年官修
7	在高亮橋	旃檀庵	住持顯夏	系官修
8	西直門外	壽安寺	住持心徹	系官修
9	西直門外	廣通寺	方丈際醒	每月領香供銀十二兩五分，系二十年官修
10	在四王府	普覺寺	方丈際定	系官修
11	在廣源閣	萬壽寺	方丈際常	每月領香供銀二十五兩，系二十年官修
12	在翠微山	香界寺	住持心興	系官修

〈八城總冊〉的十二座官修寺廟，同時出現在〈三十五年官管〉中，如表二。

表二：乾隆三十五年官管寺廟—西城北路關內外（與六城、八城總冊比較）

序號	名稱	地點	住持	六城總冊	八城總冊
1	萬寧寺	西直門內	僧性真	住持實照，徒實替	住持佛祿，官修
2	隆長寺	報子胡同	僧圓智	住持本明，等輩圓智	住持了彙，官修
3	崇壽寺	西直門內	僧德祥	住持淨安，徒悟衡、悟習，等輩淨吉、淨玉、淨瑞	住持界誠，官修
4	萬壽觀音閣	西直門外北關	僧三學	無	住持戒慈，官修
5	慈獻寺	西直門外	僧顯宗	有慈獻寺，位於御路，住持際琛	住持顯宗，官修
6	白衣觀音庵	西直門外北關	僧通元	無	住持朗乘，官修
7	旃檀庵	西直門外北關	僧通順	無	住持顯夏，官修
8	壽安寺	西直門外	僧仁安	有壽安寺，位於壽安山，住持福慧	住持心徹，官修
9	廣通寺	西直門外	僧實純	有廣通寺，位於御路，住持超善	方丈際醒，官修
10	普覺寺	香山	僧澄融	無	有普覺寺，位於四王府，方丈際定，官修
11	萬壽寺	西直門外	僧海觀	有萬壽寺，位於豆腐閣，住持超 ²³ 、監院妙崑	有萬壽寺，位於廣源閣，方丈際常，官修
12	香界寺	西山	僧心興	無	有香界寺，位於翠微山，住持心興，官修

23 應為超鼎，（清）世宗御選，《御選語錄》卷19：「萬壽寺方丈僧超鼎玉鉉。」《已新纂續藏經》第68冊，頁746上。

以下一一介紹各寺的相關事蹟：

萬寧寺，建於元成宗大德九年（一三〇五），稱大天壽萬寧寺。在鼓樓東偏，以奉安成宗御像者。清時存有明代焦竑所撰碑文。²⁴

隆長寺，位於報子胡同，萬曆四十五年（一六一七）敕建，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年進行修繕，有〈乾隆二十一年御製隆長寺詩〉：

燕都四百載，梵宇數盈千。自不無頹廢，豈能盡棄捐？間因為葺築，亦以近街鄺。重建金輪煥，成詩紀歲年。²⁵

隆長寺修竣後，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佛像開光儀式。乾隆親自拈香，莊親王、誠親王獻戲，僧人舉辦吉祥道場一日。²⁶

崇壽寺，位於內四區西直門大街路北，建於明，康熙萬壽慶典時，寧壽宮太監等在此恭唸萬壽經。²⁷

壽安寺，舊為萬壽隆昌寺，後改壽安寺。正殿懸掛康熙御書額「功施草樹」，乾隆御書額「壽者身」。²⁸ 康熙萬壽慶典時，長蘆商人在此恭唸萬壽經。²⁹

廣通寺，位於西直門外高梁橋，³⁰ 鄰近城門，當輦道，往來者絡繹其下。為元法王寺別院，至元年間（一三三五～一三四一）建，明嘉靖己未年（一五五九）重建，康熙年間（一六二二～一七二三）僧實資修治，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三月十八日御書廣通寺額，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發帑重修，並有世宗御製廣通禪寺碑文。³¹

萬壽寺，位於西直門外分署長河廣源閘，建於萬曆五年（一五七七），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有「御製萬壽寺戒壇碑文」。《日下舊聞考》載：

24 （清）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卷九十七，頁1611-1612。

25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二，頁831-832。

26 〈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5-150-3，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

27 瀧本弘之編，《清朝北京都市大圖典：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完全復刻）／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參考圖）》，頁90。

28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九，頁1645。

29 瀧本弘之編，《清朝北京都市大圖典：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完全復刻）／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參考圖）》，頁112。

30 賀香綾，《乾隆皇帝對北京寺廟之贊助》（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63。

31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頁90。

萬壽寺在廣源閘西，明萬曆五年建，本朝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兩次重修。松檜皆數百年物，山上為大士殿，下為地藏洞。山後無量壽佛殿，稍北三聖殿，最後為蔬圃。³²

又洪大容《湛軒燕記》載：

萬壽寺在（長）河北，皇帝所遊賞，宜其制作之侈也。過三重門，始有二層大殿，殿中簾帳器物極華麗。殿後有石假山，高十數仞，圍百餘步，峰秀蹊回，巖洞況若天成。間以奇樹藤葛，縈垂半山，有石橋渡橋，因厓庵為石室，甚冥寂。上頭建小閣，環以眾石，皆太湖奇品，但色未蒼潤。登閣見諸殿，雕簷彩屋，隱映林石。外山浚有佛殿，殿左右隔以雕牆，各設無扉圓門，門左右又各設雕窓，極其巧麗。門內又有殿，殿前有白幹古松，五株遍蔭廣庭。僧徒十餘人，皆慈順遇人甚欵。³³

寺內有永樂時所鑄大鐘，明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自經廠移來，內外勒《華嚴經》八十一卷，銑于間勒金剛般若三十二分，名曰華嚴鐘。乾隆八年（一七四三），移至覺生寺。³⁴

香界寺，位於翠微山，舊名平坡寺，明洪熙元年（一四二五）重建，宣德元年（一四二六）落成，更名圓通。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賜名聖感，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發帑重修，易名香界。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的〈御製香界寺碑〉載：「皇祖聖祖仁皇帝，賜御書榜額，且製碑文，勒石記焉。……閱今數十年，丹青剝落，庭宇且就荒寂。因出內帑，命將作撤而新之，易其名曰香界。」³⁵ 殿前有二碑，一為康熙〈御製聖感寺碑文〉，碑陰有乾隆御書〈香界寺碑文〉。另一為康熙御書敬佛二字。³⁶

32 于敏中等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頁1291。

33 洪大容，《湛軒燕記·湛軒燕行雜記三》，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首爾：成均館大學，1960），頁323。

34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頁1291。

35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〇三，頁1709。

36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頁93。香界寺亦為西山八大名勝之一，「西山有所謂八大處者，一曰寶珠洞，二曰香界寺，三曰龍王堂，四曰大悲寺，五曰三山庵，六曰祕魔崖，七曰重興寺，即靈光寺，八曰長安寺。自獅子窩至翠微山，登寶珠洞，洞甚黝暗，旋至香界寺，前後越數山嶺，無往不陂，無陂不斜，或臨陡壁而進。」見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名勝類〉，頁138。

達天通理於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任香界寺住持，後轉任拈花寺住持（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時，香界寺由弟子隆一心興（一七二〇～一七九六）接任。隆一心興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過世後，該寺由興宗祖旺（一七四〇～一八三一）接任，亦為達天通理弟子。³⁷ 由於達天通理為華嚴宗寶通系僧侶，因此香界寺為該系重要寺廟之一。

四、西北城關內外相關寺廟

依〈八城廟宇僧尼總冊〉所載，西北城關內外有十八座官修寺廟，是為拈花寺、西雙寺、積善寺、壽明寺、廣仁庵、匯通祠、廣化寺、興隆庵、北極寺、覺生寺、真武廟、彌陀寺、茶棚關帝廟、善緣庵、慧福寺、娘娘廟、觀音庵、寶藏寺。其中真武廟、茶棚關帝廟、娘娘廟等三座將不予以討論，因此共有十五座。見表三。

表三：〈八城廟宇僧尼總冊〉西北城關內外官修寺廟

序號	地點	寺廟名稱	住持	備註
1	大石橋	拈花寺	住持通理	官修常住每月領香供銀二十五兩
2	大石橋	西雙寺	住持淨因	系官修
3	德勝門大街	積善寺	住持心慧	系官修
4	德勝門大街	壽明寺	住持通瑞	系官修
5	果子市	廣仁庵	住持通旺	系官修
6	西水關	匯通祠	住持廣德	系官修，每月領供銀二兩
7	鴨兒胡同	廣化寺	住持殊行	系官修
8	白米斜街	興隆庵	住持源福	系官修
9	龍頭井	北極寺	住持海龍	系官修
10	鹿圈子	覺生寺	住持達壽	系官修，常住每月領香供銀二十五兩
11	牛橋	彌陀寺	住持了性	系官修
12	圓明園	善緣庵	住持通妙	系官修，每月領香銀八兩一錢九分
13	圓明園	慧福寺	住持淨因	系官修，每月領香銀八兩一錢九分
14	玉泉山	觀音庵	住持祥慧	系官修，每月領香銀八兩一錢九分
15	東四墓	寶藏寺	住持源行	系官修，每月領香銀八兩一十九分

37 興中祖旺、景林心露著，《賢首傳燈錄》，頁12、22、34。

西北城關內外的情況較為不同，〈八城總冊〉的十五座官修寺廟，僅有四座出現在〈三十五年官管〉中，也就是僅有這四座為官管寺廟。如表四。

表四：乾隆三十五年官管寺廟—西北城關內外（與六城、八城總冊比較）

序號	名稱	地點	住持	六城廟宇總冊	八城廟宇總冊
1	拈花寺	八步口	僧通理	住持超海	有拈花寺，位於大石橋，住持通理，官修
10	覺生寺	德勝門外	僧達壽	無	有覺生寺，位於鹿園子，住持達壽，官修
13	慧福寺	圓明園	僧靜因	無	住持淨因，官修
15	寶藏寺	董四墓	僧源行	無	住持源行，官修

另外，〈三十五年官管〉的官管寺廟，但不是〈八城總冊〉的官修寺廟者，僅有西山大覺寺一座。

表五：乾隆三十五年官管寺廟（非八城總冊官修寺廟）

序號	名稱	地點	住持	六城廟宇總冊	八城廟宇總冊
1	大覺寺	西山	僧了暹	有大覺寺，位於羊山，住持實安	住持了暹

以下為各寺的沿革與相關事蹟：

拈花寺，位於內五區大石橋胡同，萬曆九年（一五八一）建，名千佛寺。雍正六年（一七二八）有顯親王撰并書之〈拈花寺碑〉，³⁸十二年（一七三四）四月重修，改名拈花寺，〈世宗御製拈花寺碑文〉提到改名緣由：

京師內城西北隅有護國報恩千佛寺者，創自前明，歷百有六十載。琳宮頽蔽，鐘鼓寂寥。爰命重加修整，經始於雍正十一年正月，本年九月告成。梵宮禪宇，煥儼輝煌，堪為大眾熏修參學之所。因擇琇國師下法嗣名超善者，命主方丈，錫寺額曰拈花，揭之山門。³⁹

此時的住持為超善若水，超善此前擔任廣通寺住持。超善之前的拈花寺住持為超海，⁴⁰二人皆為茆溪行森（一六一四～一六七七）之弟子，行森為玉林通琇

38 〈清〉顯親王撰并正書，〈拈花寺碑〉（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39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四，頁876-878。顯親王撰并正書，〈拈花寺碑〉；（清）王臣允正書，〈清世宗御製重修拈花寺碑〉（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四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40 根據雍正六年〈六城廟宇僧尼總冊〉。

(一六一四～一六七五)之弟子，此一傳承為明末清初以來禪宗的臨濟宗。

到了乾隆朝時，根據〈三十五年官管〉、〈八城總冊〉所載，拈花寺住持為達天通理，在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時蒙皇六子質郡王奏放拈花寺住持。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過世前，通理請由其弟子懷仁通毓繼席拈花寺，通毓過世後，由弟子體寬通申（一七五七～一八三四）接任。該寺為華嚴宗寶通系另一座重要寺廟。

壽明寺，於明弘治四年（一四九一）修，有杜昌撰〈明壽明寺重興碑〉。正德八年（一五一三）重修，顧經撰有〈明重建壽明寺碑記并陰〉。道光十年（一八三〇）〈清重建壽明寺碑記〉提到僧人穎光經過該寺時，發現該寺已然傾頹，多方集資重修，得僧俗之助以成事，從碑中可知所費不貲，但因缺字過多，無法清楚得知詳細的重建內容與金額。⁴¹

匯通祠，位於內五區德勝門內積水灘，建於明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四）。⁴²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積水潭上有鎮水觀音庵，改建賜名匯通祠。乾隆皇帝有〈御製積水潭匯通祠詩〉，詩注曰：

通路轉漕，藉玉泉引流，匯濟是潭，在都城西北隅，入皇城為太液池，東南出經大通橋為運河，以歲久淤墊，命重加挑浚，并葺新舊祠，名曰匯通。⁴³

即在說明此一修建過程。

廣化寺，位於鴉兒胡同，建於元代，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重修，咸豐二年（一八五二）重修，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重建。⁴⁴《燕都叢考》提到「沿後海之北岸，界於鼓樓西大街之間者曰候位胡同，曰廣化寺，今為協和修道院。」⁴⁵《北京寺廟歷史資料》載：「為住持繼承管理，所有收入為每年修補及供佛香火全寺生活，並辦理一切公益慈善事業。」⁴⁶

41 (明)杜昌撰，〈明壽明寺重興碑〉(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拓片)；(明)顧經撰，〈明重建壽明寺碑記并陰〉(正德八年(一五一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拓片)；〈清重建壽明寺碑記〉(道光十年(一八三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傳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42 北京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頁486-487。

43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三，頁852。

44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頁61。

45 陳宗蕃編，《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第二編·第六章，頁401-402。

46 北京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頁107-108。

覺生寺，位於西直門外曾家莊，又名大鐘寺，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建，⁴⁷ 殿前有雍正御製文碑，碑陰勒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高宗御製詩。鐘樓前有乾隆御製大鐘歌碑，鐘為明永樂年間鑄，萬曆間從漢經廠移至萬壽寺，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奉敕移至覺生寺，⁴⁸ 同年乾隆駕幸靜宜園，駕詣黑龍潭、覺生寺行禮。⁴⁹ 在〈內務府奏銷檔〉中載為乾隆五年六月，每年共領養贍銀三百兩，且列為不准修常住寺廟。⁵⁰

慧福寺在圓明園宮門左，舊名清芳庵，雍正年間賜額「慧福寺」，土人亦稱作關帝廟，以其寺內供奉關帝像。⁵¹

寶藏寺，在萬壽山之西五里左右，正統四年（一四三九）西域僧道深建，初名蒼雪庵，明英宗敕賜寶藏寺。《宸垣識略》載：「過金山口數里，有谷頗幽邃。上坡三里許大壑，又三里許是為寶藏寺。」⁵² 寶藏寺有內務府賞賜之香供銀。

大覺寺，於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立西山大覺寺下院靈鷲庵重修碑。⁵³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高宗發帑重修，〈御製重修大覺寺碑〉載：

積歲滋久，丹雘剝落。爰加修葺，工既告竣，勒石以紀歲月。俾爾後住山大眾，時念法王顯現化導因緣，與國家累葉護持正教，振起宗風之至意云。⁵⁴

又有〈初游大覺寺詩〉，描寫皇帝於黑龍潭祈雨之後，到大覺寺遊覽之事。

47 賀香綾，〈乾隆皇帝對北京寺廟之贊助〉，頁 63。

48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頁 109。雍正御製碑文為雍正十二年張若靄奉敕正書，見（清）高宗敕修，《清朝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一一八，〈金石略四〉，頁 7412-2。

49 （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一一六七，頁 635-2。

50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202 冊，頁 151-156。

51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九十九，頁 1651-1652。

52 （清）郭沛霖，〈遊寶藏寺記〉，收入（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三）年（一八七七）至丁酉（十三）年（一八八七），上海著易堂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第 30 冊，第四帙，頁 1072。

53 （清）弘景撰并正書，〈清西山大覺寺下院靈鷲庵重修碑〉（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五月，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54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一〇六，頁 1764-1765。乾隆十二年莊有恭奉敕正書，〈御製重修大覺寺碑〉。

五、修繕與供養等費用

(一)、修繕費用

根據〈八城總冊〉所載官修寺廟的相關訊息，有些僅記載「系官修」，有些則有提到修繕的年月，如乾隆二十年的廣通寺，有些有提供香供銀的數額，如匯通祠的每月領供銀二兩。

對於修繕寺廟分有幾種，一、碎修，西城北路、西北城這二區沒有碎修寺廟。二、不准修常住寺廟者，西城北路有廣通寺、萬壽寺；西北城有拈花寺、覺生寺。三、交由圓明園總管，此為西北城的慧福寺、善緣庵，因二寺廟位在圓明園內之故。四、定限十年後應碎修，有西北城寶藏寺。⁵⁵除了慧福寺、善緣庵之外，其他的廣通寺、萬壽寺、拈花寺、覺生寺、寶藏寺等寺即為前文領有養贍銀的寺廟，這幾座寺廟應為乾隆五年西城北路、西北城這二區重點供養與修繕的寺廟。白衣觀音庵、廣通寺在〈八城總冊〉記有官修記錄，時間為乾隆二十年。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孝聖憲皇后七旬誕辰，有〈御製重修萬壽寺碑文〉：「以聖節崇啟經壇，莫萬壽寺宜。爰敕內府丹堊即工，視乾隆辛未（十六年）例，弗懈益虔。」⁵⁶以太后喜愛江南風景，又年邁不宜遠行，是以於萬壽寺旁造屋，仿江南式樣，俗名曰蘇州街云。⁵⁷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皇太后曾幸寺捻香。⁵⁸同年萬壽寺廟內閱音閣整修等項工程，實淨銷銀四千一百三十二點一二兩。⁵⁹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萬壽寺又經過一次修建，同時包括修理景山、永思殿、三海、積水潭、倚虹堂、樂善園、翰林花園各等處工程，實淨銷銀九萬三千七百八十五點六三兩。⁶⁰

匯通祠，在〈八城總冊〉記有官修記錄，且每月領供銀二兩。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與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兩次修繕。⁶¹

大覺寺，乾隆年間黑龍潭和大覺寺經常一併修繕，如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

55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02冊，頁151-156。

56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頁1293。

57（清）昭槤，《嘯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卷十，〈蘇州街〉，頁357。

58 《大清會典事例》，卷三〇〇，頁532-2。

59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307冊，頁227-210。

60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412冊，頁162-173。

61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325冊，頁14-19；第395冊，頁101-113；第202冊，頁151-156。

修理圓明園、長春園粘修殿宇樓座平臺遊廊，並黑龍潭、大覺寺粘修殿宇補砌墻垣等項工程，實淨銷銀一萬八千一百四十七點一四兩，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修理黑龍潭、大覺寺各座等項工程，實淨銷銀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五點九五兩。⁶²

（二）、香火銀兩

皇帝賞賜寺廟的香火銀兩，有養贍銀、香燈銀、僧人養廉銀、香供銀等，各寺名目、數額不一。

乾隆在即位後，依照栢林寺的成例給銀兩，萬壽寺、拈花寺、覺生寺所住僧人約計七、八十眾，給銀五百兩。法海寺、廣通寺所住僧人約計二、三十眾，給銀二百五十兩。此寺廟銀兩由內務府銀庫交掌儀司，每月按數支領。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六月記載領供養銀的寺廟中，西城北路者有萬壽寺，每年共領養贍銀三百兩、廣通寺，每年共領養贍銀一百五十兩，共兩座；西北城者有拈花寺，每年共領養贍銀三百兩、覺生寺，每年共領養贍銀三百兩、寶藏寺，每年共領香供銀八十六兩二錢八分，共三座。⁶³

又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定：「廣慈寺、寶藏寺等處每月關給香燈銀八兩有零，每逢聖誕及萬壽節期每季另給辦供獻銀六兩，每廟一年核計共銀一百一十二兩不等，原係半為香燈；半為僧人養廉之費。」⁶⁴ 乾隆賞賜廣慈寺、寶藏寺等寺廟銀兩，一方面是香燈銀，另一方面為僧人養贍之資。

根據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起，賢良寺每月有月例辦買香供銀十二點五兩，一年共一百四十五兩。⁶⁵ 匯通祠每月香供銀二兩。⁶⁶ 圓明園慧福寺、善緣庵每月領香供銀八點一九兩。〈八城總冊〉記錄著白衣觀音庵每月領香供銀二兩，廣通寺每月領香供銀十二兩五分，觀音庵每月領香銀八兩一錢九分，每月領香銀八兩一十九分。

香供銀也用作法會活動之用，如每年七月十五日盂蘭盆節舉辦法會活動，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規定，萬壽寺住持明鼎、賢良寺住持超盛、覺生寺住持超成、拈

62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338 冊，頁 227-239；第 368 冊，頁 180-194。

63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202 冊，頁 151-156。

64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211 冊，頁 269。

65 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二十年一月至十二月。

66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325 冊，頁 14-19；第 395 冊，頁 101-113；第 202 冊，頁 151-156。

花寺住持超海、栢林寺住持明盼、觀音寺住持自愷、廣通寺住持廣持、法源寺住持明寶等人，負責辦理孟蘭道場。⁶⁷

(三)、廟戶銀

廟戶為打掃寺廟之用，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內務府大臣奏：「查得圓明園敕建之娘娘廟等數處，每寺月給香供銀七兩一錢九分、廟戶二名，每月每名給銀五錢，俱交掌儀司向廣儲司支給。」⁶⁸ 娘娘廟、慧福寺、善緣庵、山神廟、寶藏寺、慈壽寺、廣慈寺、靜明園觀音菴、南苑關帝廟等，每處月例辦買香供銀七點一九兩，並給廟戶二名一兩，共領銀八點一九兩。⁶⁹

六、寺廟的功能與角色

(一)、萬壽節的場所

《永憲錄》載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上諭：

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臣工黎庶無以致其感激愛戴之誠。故每於萬壽聖節，京師暨直省各建道場。從事奢靡、稽遲公事，更恐科派屬員，貽累地方。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非朕以勤儉勵有位之心也。其宣布中外，盡行停止。⁷⁰

雍正在位十三年沒有在寺廟舉行法會，而乾隆即位後恢復祖制，在各寺廟舉辦萬壽平安道場。

萬壽寺由於與萬壽盛典有關，舉辦萬壽平安道場，因此有較多記載。乾隆九年時，於生日舉辦萬壽平安道場，萬壽寺每日用銀十三點一兩、廣濟寺每日用銀十一點六兩。⁷¹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的〈御製敕修萬壽寺碑記〉有：

恭值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六旬大慶，海內臣民舉行慶典，朕

67 〈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 5-30-9，乾隆四年七月十二日。

68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196 冊，頁 268-270。

69 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三十六年四月。

70 （清）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二下，頁 129。

71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 211 冊，頁 219-227。

恭奉大安輿，由暢春園道西直門，至大內。鑾御所經，茲寺適居其中，且喜其嘉名符祝釐之意，命將作新之，更加丹牖，繡幢寶鐸，輝耀金碧，以備臨覽。⁷²

這一年修繕該寺的費用，根據蘇赫納奏報，萬壽寺粘修中路殿宇房間，共二百十五間，並粘補墻垣挑墁海墁甬路散水，添建備繕處殿宇房座三十一間、垂花門二座、遊廊五十九間，改建後殿五間，成砌墻垣鋪墁甬路海墁散水，需物料工價銀三萬四千一百〇五點八五兩。⁷³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起，每年的八月九日起至十七日，萬壽寺僧眾四十八名、法源寺僧眾二十四名、廣濟寺僧眾二十四名、大光明殿道官二名、道眾四十名、東嶽廟道官二名、道眾二十四名、護國寺喇嘛五十四名。六處各辦道場九日，辦買香供等物，併給和尚、道士、喇嘛等飯食領三百六十七點二四兩。⁷⁴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四月七日起至九日，慧福寺、善緣庵各辦萬壽道場三日，辦買香供等物領銀十二兩。⁷⁵

（二）、祈雨之處

《清實錄》、《清續文獻通考》記載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常至黑龍潭、覺生寺設壇禱雨。羅友枝（Evelyn Rawski）認為北京的祈雨儀式遠遠超過了國家祭祀場所的範圍，囊括了帝國境內所有重要的宗教傳統，並將推動民間宗教的祭祀場所，納入國家祭禮名冊。祈雨儀式和場所的多元化似乎是人們對靈驗的追求所促成的。⁷⁶

覺生寺為祈雨名寺，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於覺生寺祈雨，僧眾九名，主壇覺生寺住持達壽、領眾賢良寺實寧、領眾廣通寺際醒、大眾等萬壽寺常濟、栢林寺際圓、善果寺湛元、法源寺明際、崇效寺寧一、拈花寺祖毓，於五月四日午時起壇，至十日圓壇。每日上壇唸經節次，辰時唸經已時止；午時唸經未時止；申時

72 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七十七，頁1292。

73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第224冊。

74 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十八年八月；〈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5-387-7，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八日。

75 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乾隆三十六年四月。

76 羅友枝（Evelyn Rawski）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頁275、280。本文翻譯「黑龍潭寺」，按照〈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現存清代內閣大庫原藏明清檔案〉記載黑龍潭應是道教廟宇，覺生寺才是佛教寺廟。

嗵經酉時止；戌時嗵經亥時止；子時嗵經丑時止；寅時嗵經卯時止，嗵誦《大雲輪請雨經》。七天內，無休止的祈禱，阿哥等輪班前往瞻禮，⁷⁷以祈上天降雨。

(三)、慈善事業

慈善事業有多種，以北京官辦施粥廠來說，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有增壽寺、永光寺、萬明寺、⁷⁸佑聖庵、給孤寺五處。至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增五廠，合計十廠。⁷⁹

表六：《欽定日下舊聞考》與《大清會典事例》所載五城十廠

	欽定日下舊聞考	大清會典事例	設立時間
中城	給孤寺 佑聖庵	正陽門外珠市口給孤寺 永定門內佑聖庵	順治九年（1652） 順治九年（1652）
東城	海會寺 華嚴寺	朝陽門外海會寺 崇文門外蒜市口西利市營興隆庵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南城	積善寺 安國寺	廣渠門外積善寺 三里河安國寺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康熙二十九年（1690）
西城	萬明寺 增壽寺	阜成門外萬明寺 廣富門內增壽寺	順治九年（1652） 順治七年（1650）
北城	廣善寺 永光寺	德勝門外關帝廟 宣武門外永光寺	康熙二十九年（1690） 順治七年（1650）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修建正陽門外給孤寺、永定門外海會寺。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修宣武門內隆長寺等四處，宣武門外增壽寺、西直門外獲法寺等二十六處。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以近京歲歉，貧民赴廠就食者多，於東壩、蘆溝橋、黃村、清河、樹村五處，各增設一廠。是五廠於額支米數外，日加給一石。派科道滿漢各五人，會同五城御史，率司坊官經理。⁸⁰

這些寺廟並不包括在乾隆時期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官修、官管寺廟中。目

77 〈內務府奏案〉，檔案編號 5-367-12~13，乾隆四十七年四月。

78 萬明寺在香廠，明萬曆間改名萬明禪林，康熙己丑（一七〇九）重修。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一，頁 1009。

79 《欽定日下舊聞考》載：「我朝五城設十廠，中城則給孤寺、佑聖庵，東城則華嚴寺、海會寺，南城則安國寺、積善寺，西城則增壽寺、萬明寺，北城則永光寺、廣善寺。每年十月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坊官散給，御史稽查，都察院堂官不時察看，貧民得仰沾實惠矣。」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三，頁 677。

80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卷四十六，頁 5297-3，乾隆二十七年。

前所見作為慈善場所者，多為其他區域的寺廟；若是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者的寺廟，則非官修、官管。

西城北路的官修、官管寺廟之一的廣通寺，後來設有飯廠煮米以濟民，但已非乾隆朝，而是同治元年（一八六一）事，「同治元年奏。於附近內城門外。每城各設飯廠一處。……西城在西直門外廣通寺。」⁸¹ 乾隆朝北京的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官修、官管寺廟與皇帝關係密切，因此與社會救濟的寺廟有所區隔。

七、結論

本文以北京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的漢傳佛教寺廟為主，探討這些寺廟的歷史淵源，及其寺廟分布之意義。其次，由內務府支出的經費來看，〈內務府奏銷檔〉詳載寺廟各項修繕費用，乾隆朝〈內務府銀庫用項月摺檔〉記載各寺廟香供銀、和尚賞銀等費用。這些寺廟經濟資料可說明清代北京官修、官管寺廟的經濟來源，及其與藏傳佛教寺廟仰賴政府養贍情況的不同之處。

北京八區寺廟中，乾隆二十六年修繕西華門到西直門的鋪房和寺廟，即為本文討論的西城北路、西北城二區域，共費六十三萬餘兩，工程較為浩大。相較於此，其他區域的花費較少，如東南城區、西南城區的花費銀兩都在五萬兩以下。西直門外接長河，沿著水道分布的寺廟為匯通祠、旃檀庵、廣通寺、慈獻寺、萬壽寺、觀音庵、聖化寺等寺，多為官修、官管寺廟。乾隆年間舉辦多次萬壽盛典，並修繕長河工程，用銀四十多萬兩，從西華門到圓明園之沿途道路、寺廟等修繕銀在百萬兩以上，實為乾隆朝官修、官管寺廟的重點區域。

這些官修、官管寺廟，其功能與角色除了聖誕及萬壽節進行平安道場法會之外，同時亦為祈雨之處。

〔後記〕感謝賴惠敏教授惠賜相關文獻，並給予諸多建議；廖肇亨教授惠賜華嚴宗相關文獻與意見；簡凱廷先生提供華嚴宗相關研究；感謝三位匿名審查人的建議。在此一併表達謝意。

81 《大清會典事例》，卷二六九，頁 74-1。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1、古籍

- (清)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清)昭槤,《嘯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
- (清)高宗敕修,《清朝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 (清)崑岡等奉敕撰,《大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郭沛霖,〈遊寶藏寺記〉,收入(清)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清光緒丁丑(三)年(一八七七)至丁酉(十三)年(一八八七),上海著易堂排印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
- (清)趙翼,《簞曝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興中祖旺、景林心露著,《賢首傳燈錄》,臺北:大乘精舍印經會,1996。
- (清)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北京圖書館善本特藏部輿圖組編,《輿圖要錄:北京圖書館藏 6827 種中外文古舊地圖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 洪大容,《湛軒燕記·湛軒燕行雜記三》,收入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上)》,首爾:成均館大學,1960。
- 陳宗蕃編,《燕都叢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 雍正六年〈六城廟宇僧尼總冊〉。
- 闕名,〈八城廟宇僧尼總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藏。

2、檔案

- 〈內務府奏案〉,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 乾隆朝〈內務府奏銷檔〉,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3、碑銘

- (明)杜昌撰,〈明壽明寺重興碑〉,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 (明)顧經撰,〈明重建壽明寺碑記并陰〉,正德八年(一五一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清）王臣允正書，〈清世宗御製重修拈花寺碑〉，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四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清）世宗御選，《御選語錄》，《已新纂續藏經》第 68 冊。

（清）弘景撰并正書，〈清西山大覺寺下院靈鷲庵重修碑〉，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五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清）顯親王撰并正書，〈清拈花寺碑〉，雍正六年（一七二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清重建壽明寺碑記〉，道光十年（一八三〇），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近代論著

夫馬進著，伍躍等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北京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何孝榮，《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

任萬平，〈乾隆朝「萬壽慶典圖」卷上的西洋建築〉，《兩岸故宮第三屆學術研討會：十七、十八世紀（1662-1722）中西文化交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435-450。

吳承忠、宋軍，〈明代北京游覽型寺廟分布特徵〉，《城市問題》，2008.2，頁 54-59。

吳承忠、韓光輝、冷永進，〈北京郊區旅游發展模式初探〉，《城市問題》，2006.2，頁 36-39。

邱仲麟，〈清代北京的粥廠煮賑〉，《淡江史學》，10（1999），頁 227-259。

賀香綾，《乾隆皇帝對北京寺廟之贊助》，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劉小萌，〈清代北京內城居民的分布格局與變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2，頁 46-57。

賴惠敏，〈從宗教場所到廟會中心——清代北京藏傳佛寺的演變及其與喀爾喀蒙古王公朝覲貿易的互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2（2011.06），頁 1-54。

賴惠敏，〈清政府對北京藏傳佛寺的財政支出及其意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8（2008），頁 1-51。

賴惠敏，〈清乾隆時代的雍和宮——一個經濟文化層面的觀察〉，《故宮學術季刊》，23.4（2006），頁 131-164。

賴惠敏、曾堯民，〈雍正皇帝與北京漢傳佛寺〉，《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論文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 169-188。

韓光輝，〈清代北京賑恤機構時空分布研究〉，《清史研究》，1996.4，頁 20-31。

韓書瑞（Susan Naquin）著，朱修春譯，《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一四〇〇～一九〇〇）》，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4。

戴逸，《乾隆帝及其時代（插圖本）》，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瀧本弘之編，《清朝北京都市大圖典：康熙六旬萬壽盛典圖（完全復刻）/ 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圖（參考圖）》，東京：遊子館，1998。

羅友枝（Evelyn Rawski）著，周衛平譯，《清代宮廷社會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The Offici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Temples in Beijing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Focus on the North Road of the West and the Northwest

Zeng, Yao-min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y, implications of their locations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Buddhist temples in Beijing, focusing on two areas, the north road of the west and the northwest. The names and locations of those temples constructed and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defined depending on the Record of Temples, Monks and Nuns of Beijing's Eight Areas and the survey about Beijing temples conducted in the 35th year of the Qianlong reign(1770).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IHD), the research explores the financial sources of those temples constructed and manag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how the Qianlong Emperor funded temple renovation project and supported monks and nuns through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

The Birthday Ceremony was held several times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The ceremony procession passed through the north road of the west and the northwest of Beijing, driv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roads, stores and temples around there, costing a lot of money. Accordingly, the north road of the west and the northwest became the key areas of templ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ose temples were used to pray for rain.

Keywords: Qianlong, Beijing temples, Official construction, Official management, Monk official